

故乡的味道

□南京 李步亮

去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在朝天宫偶遇了一对老人。在朝天宫著名的石板滑梯之前,一群大人、小孩轮番从石板上滑上滑下。这对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正笑吟吟看着这些嬉戏的人,满头银丝在温暖的阳光下熠熠生辉,男的高大儒雅,女的娇小娴静。我随手拍下了这个画面。

与二位老人攀谈,知道他们久居国外,近日才回到故乡。那位知性的老太太,曾居住在这一带,这朝天宫滑梯上深深的“屁股沟”也有着她的印迹。去异国他乡几十年,故乡的街,故乡的情,时时萦绕在她的心中。打开话匣子,她有着太多太多的思念与回忆。那些久已尘封的回忆,随着她口中那些城南老街延伸,小贩悠扬的叫卖声,作坊里叮叮当当的劳作声,孩子兴奋的叫嚷声,声声犹在耳边。

说了一会儿话,我与他们分了手,进入朝天宫里参观。中午去安乐园吃牛肉面,竟然又遇见了这对老夫妻,餐桌上还放着一盘子豆沙包。“每一个老字号,都有着他久远的历

史沉积,与我们的童年相连,安乐园也有着我童年的欢乐与回忆。”老太太对我说,她的奶奶非常喜欢吃安乐园的豆沙包,奶奶常会让她放学后去安乐园买几个豆沙包。只是后来家中贫困,便很少有闲钱去买了。记得有一天,奶奶病了,吃不下东西,她打破了小储蓄罐想给奶奶买几个豆沙包。可当她顶着雨伞,踏着地上的积水赶到安乐园,不巧豆沙包刚卖完了,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一个老爷子听她说了原由,不由分说便把刚买的豆沙包让给了她。老太太说,这么多年她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只要遇上有豆沙馅的包子,都会买来品尝,只是如何也吃不出安乐园豆沙包的味道。毕竟它少了点家乡的感觉,也少了那点邻里乡情。

想起叫“雨巷”的小诗,那个在蒙蒙细雨中顶着花伞,脚下的雨靴在青石板铺就的路上溅起细碎水花少女的情影是那么的真实。我望着老太太,眼前幻化出各种场景。“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倍感欣慰,然而更有一丝难以言状的落寞。”老太太叹了口气,说,“我们今天品尝儿

时的口味时,再也无法找到梦绕魂牵的老街小巷了。”

我笑道:“是啊,旧城改造,那些儿时生活过的街区都化为乌有。我也常去儿时的所居之地追寻过去,满目高楼,不见当年青砖黑瓦,我也常叹只能在梦中寻回我的童年与青少年了。然而那些老字号并没有就此没落,而是浴火重生,以新的状态再现雄姿。安乐园虽不复当年模样,如今古朴的仿明清建筑更大气。哈,吃吃看,这豆沙包是不是儿时味道?”

老太太也笑了,拿起包子咬了一口:“不错,还是那个味道,故乡的味道!”

■点评:作者文字功底不错,行云流水,将一段邂逅,一段历史,诗一样写来,很是优美。不过,这浓浓的回忆里有淡淡的乡愁,平白的叙述里还夹有“骨子”;美食虽是儿时味,街巷难寻旧时样——老太太的惆怅里,也包含着这些年城市化建设中的弊端,大拆大建无形中损失了老街巷的肌理,这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著名作家叶兆言

又到枣满枝头时

□湖北京山 李甫辉

故园老屋的门前有一棵拙朴的枣树,生长已有三十多年了,漫长日月中,老家许多事物发生大变化,而这棵枣树却总那么葱郁,似乎永葆不老之青春。

它在我家门前的扎根,源于二哥小时候的一个念头。那天,二哥放晚学回来,推搡着灶台前做饭的母亲说,刘湾家门前的枣子都成熟了,嘟嘟噜噜,曙红闪眼,怪诱人的……我们也弄根苗来栽栽吧。母亲爽快答应了。全村就数木海叔家的枣个大蜜甜,品种最好,于是母子就搬了锄头讨挖去。二哥把树苗扛回后,我们兄妹趁天色未暗,很慎重地择禾场边的一处空地,挖坑,定根,塞土,浇水。

以后我们孩子就常来照顾它,担心它蔫萎,几月后那枣树活过气来了。针刺上蘸着水滴,黑皮里泛着青

光。第二年开春就萌出新绿的叶,抽出更多的枝条来,鲜活如一个初生婴儿。我们都兴奋极了,更加爱护它,每天放学后都来亲近它。它也似乎通人情,随风摇曳向我们招手,甚至歪过带嫩刺的枝条来扎摸我们的胳膊,和我们来一个冷幽默。我们在禾场上跳房子游戏的时候,它则温情脉脉地静守旁边。

日子飞快地过去了。几年间,小枣树已经长成大枣树了,茎秆足有人的小腿粗,皮略显粗糙,叶子却更深碧了,绿采采地放光。初夏时枣叶内外竟绽出青色晶莹如米粒似的籽花,披满树冠,逗来蜜蜂嗡嗡不已,唤出青朗圆亮的雏枣。小枣一天天膨大鼓壮,颜色由青变白,白而渐红,初秋时它就鲜艳艳于枝头了。

年复一年,每年秋天它都奉出一树密密匝匝的蜜枣。我们用竹篙在

它下面扑打收获的时候,许是它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光,噼里啪啦地摇曳起满眼的欢欣。熟枣都下树后,它显得特别轻松,树叶上下都泛着深碧兴奋的光泽,似乎以为自己的劳动得到了认可。炎天烈日,擎出一地绿阴,待我们遮阴避暑;夜夏乘凉,我们搬来竹床放树下,它为我们筛下一点一点的星月青天,我们在清凉奇幻的感觉里,渐渐进入梦乡。

枣树下也是长辈亲人们经常眷顾之所。在童年的记忆里,农忙时父亲常是天不亮就起来到那里绞搓稻草绳,以备挑担捆谷之用;夏秋打场,汗流浹背的母亲偶尔到它下面歇歇脚,攒足下一程的精力;年迈的祖母在它下面折柴禾,择理蔬菜。

又到枣满枝头的时节,我倍加思念那些童年的时光、那些渐行渐远的亲人。

真去立法约束吧。

我发现,对于美貌小偷心心念念的可不只有我一个人。从艳阳下的五渔村出来,有人问导游:“这都要回去了,怎么一个小偷也没看见啊?”导游也很苦恼地说:“明天去比萨,再遇不到就真的遇不到了。”

第二天,在看完纯白的教堂、洗礼堂和举世闻名的斜塔之后,大家走在回停车场的路上,毫无征兆地,导游突然大叫:“快看!她们就是!”所有人迅速往他示意的方向看去,在马路中间的绿岛,两个十七八岁的白人女孩手合撑着一把大伞,两人都是金发碧眼,阳光容貌艳丽极了。霎时间,我们团里有人吹口哨,有人拿出手机拍照。她俩看样子本来准备过马路加入我们队伍的,此刻看见这阵势,赶紧背过身去躲避镜头,并快速反方向过马路离开。我们队里有人朗声说道:“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其中一个女孩像听懂了似的转过身,猝不及防地对我们做了一个鬼脸。团里只有一个人拍到了那一幕,模糊的画面中女孩的表情有点狰狞。更多的人只拍到了阳伞下两个逃走的窈窕背影。

你在南京还好吗

□安徽淮南 金茂举

有些人,相逢一视匆匆过。有些人,偶尔相遇记一生。

从事农村基层卫生工作二十多年后,我报名参加医学类大专考试,被安徽省高等医学录取,我志愿选择临床医学系。

校区在芜湖路上,校园门口大街上的梧桐树,古朴苍劲,绿树成荫,我极喜爱。对面是银河公园南大门,大门两侧是小区,我就选择在小区里一个家庭旅馆居住,便宜,每晚才30元。那时,是我负担最重时,我和三个女儿都念书,幸好她们都节俭。

中午大部分在校园食堂吃,晚上在外边大排档,三五同学轮流做庄,炒几个小菜喝两杯啤酒。那时大女儿在合肥市一院实习,也常来沾光。

走出小旅馆向西二十米,小区门口有两三个摊位,每个早晨都有各样早点,鸡蛋饼,鸡蛋汤,牛肉汤,油条,烧饼等等,我来回巡视一番,找我最喜爱的小吃。

一个破旧帆布遮阳伞下,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姐,面前一个烧三眼九块煤的火炉上,一块厚厚的铁板,滋滋冒热气,旁边的小桌是临时厨灶具摆放处,钵子里调和好的面糊,盘子里摆放着一些鸡蛋,一眼可认出是土鸡蛋。

从沥浇少许植物油开始,接着倒入面糊摊成面皮,浇上打碎的鸡蛋,撒葱花,芝麻,用一个筷子穿得扁竹片,顺时针旋转,半分钟,翻过来。前后一分钟,全程阳光操作,香喷喷的鸡蛋饼就出来了。三元钱一个,不贵又能填饱肚子。趴在她身后的一个六七岁女孩在写作业,一声声带着四川口音地叫奶奶,很悦耳。

秋事老

□湖北武汉 刘中才

入秋后,天气慢慢转凉,斜风细雨敲打在深夜的窗前,敲打着远方的伊人,心禁不住颤颤的,忽然就有些想家了,仿佛这些年积攒在床头的时光,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没有片刻的准备和矫情,倏忽间滑落到了指尖,执拗而又决绝。

前几日,母亲从乡下打来电话说,城南的木槿花开了,可着劲地生长,花期还早着呢,回来看看吧。千里之外,我在电话里笑笑,不语。似乎城南的木槿花不管如何绽放,也开不过心头的那缕情愫。良久过后,母亲复又念叨,村前的那片银杏树老了,你若再不回来,叶子恐怕就要落了。再度听着母亲的声音,我照旧无言以对。

有些年头没看到过城南的木槿花了,不知它们是否还会像从前一样热烈奔放,在百花凋零的秋风里,摇曳一身的粉黛,引得初情的少女走出闺房,倚栏凭望。亦不知陈年的木槿树下,那一段久远的邂逅里是否挂着去年秋夜还未消融的霜?至于村前的那排不温不火的老银杏,一别经年,在渐行渐远的颠沛流离中,想必她已经忘却了。

我总对自己说,那就忘了吧。都是匆匆过客,何来的心怀

排在我前面有两个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背书包等着鸡蛋饼上学,一个夹着公文包等上班的公务员。很快读书女孩走了,第二个饼也翻了过来。这时写字的小女孩喊奶奶,有个字不会写了。我也伸脖子看是什么字。突然那个等饼的公务员喊了一声,饼,糊了!卖饼大姐连忙解释,还好,火稍微老了一点。这种色泽易致癌,懂吗?卖饼大姐连忙说,对不起,我给你重新做一个。又看看我说,不好意思,老弟,再等一会吧。噢,这种颜色的饼,我最喜欢吃了,嗯,香!我递过钱,接过饼,把烤焦的地方除去。没吃出什么不一样。

来来去去混熟了,老大姐告诉我一些家务事:丈夫最先从四川到合肥来,在工地做工人,天有不测风云,突发脑梗塞,偏瘫了。儿子媳妇都在上海打工,也没结余多少钱,又要支付药费房租,日子实在艰难,才想做点小买卖。这个孙女还在上大学,下学期该读一年级了,听说,外地没有住房证明的不让在这里念书。我们回老家,又怎么办?山区,收入更少,还有个病人要照顾。在这里,我起早贪黑每天能挣小百十元呢……一边的小孙女依旧在认真地写字。这种有家不能回的感觉,令人唏嘘不已。

寒来暑往,三年学习,很快结束了,我最后一次去学校参加毕业考试,芜湖路上的梧桐树依旧翠绿。只是小区门口做鸡蛋饼的大姐和那个爱学习的孙女,没看到。我问旅馆老板,说是去了南京,投奔儿子媳妇去了。

想起一句歌词:你在他乡还好吗?大姐,祝你平安!

挂牵呢?桌上那碗熬了一宿的莲子粥,不知凉了多少次,你不是依然没有动容吗?且听笛声随风去,莫在心田插柳枝。你既已远走,就算回头又能怎样呢。

可总是心有不甘,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是这样。那时的你还正年轻,点绛的朱唇,高梳的发髻,的确良做的蓝色碎花长裙在河池下影影绰绰,像极了《诗经》里的窈窕淑女。那时的岁月还很长,生在南河里的青藻,乳白色的根茎被流水磨洗得晶莹剔透,有人采了蒲苇的叶子铺成一条凉席,躺在零落着碎石子的河岸边打盹儿,不知疲倦的归鸿擦过落日西下的楼头处,待到秋凉才肯南飞。

如今,鬓鬓微霜,筋骨松垮。时光老了,秋光也老了,那个婷婷婀娜的镜中人在转瞬即逝的流年忆梦中或许还唱着江南的曲调,在铺满萧萧落叶的九曲桥上望穿秋水,想必她也感叹着明月为何隐匿在了竹窗外,掀开帘幕百般寻觅,最后寻到的唯有在院子里走路的风声,以及那落了老银杏叶子的满地枯黄。

我想念城南的木槿花,它又开了,热烈、奔放,赤裸着,陶醉着,如浴中的处女,含苞待放。

我亦是想你了,没有来由,只是刹那间的一个心景。

遇仙记

□南京 邹世奇

人团第一天,帅气的导游在交待注意事项时就特别强调:在意大利旅行,防小偷绝对是最重要的事之一。

第二天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景点导游是个故意晒黑皮肤的华人女孩,她倒没有专门强调防盗这事,只是在介绍到忏悔室的时候说:“忏悔室接受所有人前来忏悔,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小偷。教堂这样人流密集的地方,往往是小偷的办公室。他们偷了东西就进忏悔室忏悔,忏悔完了再偷,偷了再忏悔……”大家哄笑起来,同时下意识捂紧了随身的包。

此后的每一天,我们的帅导游都要强调防盗这件事,他早已不只是定性地谈,而是出了一套方法论,教大家怎样识别小偷。他说:“这里的小偷多是吉普赛女孩子,从几岁到二十几岁,肤色有深有浅,但都长得比一般人漂亮。”大家听了几乎兴奋起来,美女神偷啊,神秘又香艳啊。

帅导游说:“她们一般两人一组,无论天晴下雨都喜欢打伞,那是她们工作时用来遮住后面人视线的道具。”我想象那场面,居然奇怪地有些神往。然而,无论是在富庶的国中